



主讲人龚锦步入讲台

居鲁士圆柱，铭文为居鲁士宣言(收藏于大英博物馆)

张晓榕社长(左)和主持人廖伟(右)向龚锦颁发感谢状

街拍伊朗女士(龚锦摄影)

走进面纱后的伊朗——半杯清茶社龚锦讲座后记

谈到伊朗，人们往往联想到宗教束缚、社会封闭和对西方的敌意等刻板印象。这类信息大多来自媒体报道。尽管大家大致知道伊朗是一个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，近代相对积弱，但对其历史与文化的了解却常常流于表面。许多人环游世界各地，却对前往伊朗旅游望而止步，尤其是在当前地缘政治高度紧张的背景下。

大华府知名摄影师龚锦先生近日刚刚踏访伊朗，并拍摄了大量摄影作品。应半杯清茶社邀请，2025年7月26日在美京华人中心(CCACC)，龚锦与半杯清茶社的朋友分享了他的亲身经历，以及他镜头下所见的伊朗。这次旅行，改变了他对伊朗社会与人民的认知，甚至在某些方面颠覆了他此前的印象。

初抵伊朗，龚锦注意到旅馆的房号虽与阿拉伯数字相似，却又略有不同。原来伊朗人使用的是波斯数字，而非阿拉伯数字。同时，伊朗的主要语言是波斯语，并非阿拉伯语。虽然阿拉伯语在宗教与教育中具有一定地位，但并不是通用语。

此外，龚锦发现，伊朗官方公布的数据与实际情况差异巨大。例如货币汇率，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4.2万伊朗里亚尔，但他在当地用美元现金兑换时，一美元却可换得79.9万里亚尔，几乎是官方兑换率的二十倍。

龚锦一行共12人，多为美籍华裔。在当地导游的安排下，他们于2025年5月驱车穿越3000英里(约5000公里)，深入伊朗南北，游历了众多历史古迹与文化名城，领略高山、沙漠与海岸的多样自然风光。访问期间，美伊谈判仍在进行。他们回美不久，以伊战争于6月初爆发。

刚抵伊朗时，他们询问导游是否应隐瞒自己的美国背景。导游却建议他们直言不讳，无需担心。事实也的确如此，当地人听闻他们来自美国，毫无敌意，反而热情有加。龚锦提出的拍照请求，对方大都欣然接受，毫不避讳。他镜头下的伊朗民众，神态自若，面部放松，眼神明亮友善，展现出自然、自信与自豪。女性多戴头巾遮盖，也有部分女性将头巾后移，露出部分甚至全部头发。令人惊讶的是，除寺院等重要宗教场所，在公共场合则很少看到以面纱蒙面的女性。原来，这是一场“面纱革命”的结果。2022年，伊朗女孩玛莎·阿米尼(Mahsa Amini)因未正确佩戴头巾，被道德警察迫害致死，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反抗浪潮。

龚锦在世界各地，如南非、南美、埃及等地均有人像拍摄经历，但在伊朗的拍摄体验格外难忘。他无需长焦镜头，无需偷拍，也未曾遭到拒绝，甚至还有伊朗人主动要求合影。镜头前的他们没有拘谨与羞涩，自然大方，与外界对伊朗的固有印象形成鲜明对比。

他也观察到，当地民众生活水平并不低，汽车普及率高，汽油价格便宜得令人惊讶。教育与医疗负担较轻，食物丰富且价格低廉。虽然伊朗的互联网不与外界联网，但在伊朗旅游仍可以通过微信与



外界交流。伊朗几乎人人拥有智能手机。尽管并非所有伊朗人都通晓英语，但年轻人及受过教育者普遍能够流利交流。英语已被列为中学阶段的必修外语。

作为什叶派国家，伊朗的宗教氛围显得更为庄重，其节日多以祷告、施舍和家庭聚会为主，而非部分逊尼派国家的喧闹热烈。清真寺的宣礼声通常局限在建筑之内。龚锦也了解到，对伊朗人而言，被称为“阿拉伯人”是一种极大的冒犯——那是对波斯文化的误解与否定。伊朗，显然并非阿拉伯国家。

伊朗的文化根基是波斯文明，这片土地承载着超过五千年的历史。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651年，这里诞生了诸如苏萨、埃兰文明等早期国家形态。埃兰王国与苏美尔、巴比伦频繁互动。米底王国(前728—前550)奠定波斯文化基础，之后由居鲁士大帝建立阿契美尼德帝国——波斯第一帝国。居鲁士以开明宽容著称，允许民族自治、信仰自由，并建造“王之道”。在其统治下，犹太人得以重建耶路撒冷圣殿，这成为犹太民族恢复信仰与身份的重要契机。居鲁士大帝的名言“我宣言，尊重属于帝国各个国家的传统、习俗和宗教。我声明，现在每个人都有选择宗教的自由。”被称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人权宣言。

阿契美尼德帝国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帝国，疆域横跨巴尔干至印度河。然而，它未能征服希腊城邦，留下“遗憾”。公元前334年，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接过父王遗志，率军东征，在短短八年内横扫波斯，建立横跨欧亚非的宏大帝国，直至32岁病逝。

此后千年，波斯文化虽历经外族统治，却始终未曾消亡。从反抗希腊统治，到与东罗马帝国抗衡，再到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并迅速伊斯兰化，波斯人保留了自己的语言与文化。即使至今，许多波斯人仍视阿拉伯人为“异族”。

近代的波斯，在俄英干涉下丧失大片领土。巴列维王朝(1925—1979)推行世俗化与现代化改革，但其独裁与亲西方政策最终引发1979年伊斯兰革命。自那以后，伊朗成为一个什叶派神权共和国，在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摇摆。

龚锦所到之处，被伊朗的历史厚重所打动，也为其自然景观所折服。在伊朗西南部，他于傍晚抵达

恰高·占比尔(Chogha Zanbil)——一座公元前13世纪建造的金字塔形神庙，属于晚期埃兰文明，是伊朗首个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遗址。当时游人已散，他在夕阳余晖中，静静凝望这座外墙长达4公里的巨构，感受三千年前文明的震撼。

在设拉子东北，龚锦参观了波斯波利斯(Persepolis)——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礼仪之都，建于前515年，后于前331年被亚历山大焚毁。其残垣断壁仍诉说着往昔辉煌。百柱大厅曾为朝见之所，“万国来朝”浮雕展现各属国使节朝贡的壮观场面，石柱顶部雕有牛头、狮头等，融汇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

艺术风格。

讲座中，龚锦还分享了伊玛目广场(伊斯法罕)的宏伟气势，亚兹德老城的风塔系统，以及阿米尔赫拉克清真寺的拱形壁龛。其他拍摄点包括贝赫拉姆火神庙、伊玛目阿里神殿、阿里·伊本·哈姆泽圣陵、设拉子的纳西尔·穆尔克清真寺(粉红清真寺)等，每一处都在他的镜头中焕发着独特的魅力。

在霍尔木兹海峡，龚锦惊讶地发现海水清澈透明，附近的格什姆岛与霍尔木兹岛地貌奇异、色彩斑斓，是摄影创作的绝佳地点。

他还分享了参观Iran Mall的经历——这个被收入吉尼斯纪录的购物中心，其商业面积超过两个

故宫，馆内竟建有一座3300平方米、藏书达6.7万册的古波斯式图书馆。台下许多书迷听后惊叹不已，不禁怀疑：“这真的是伊朗吗？”

在提问环节，听众纷纷举手。龚锦逐一耐心作答。大家感谢龚锦老师，让我们看到面纱下的伊朗；也再次深刻地理解不仅要读万卷书，还要行万里路，从左右我们思想的媒体茧房里走出来，拥有更丰富精彩真实的人生故事。最后主持人廖伟不得不掌控时间，宣布讲座结束。

张晓榕社长代表半杯清茶社向龚锦颁发了感谢状。虽然讲座并未公开宣传，仍吸引了众多闻讯而来的听众，既因主题吸引人，也因龚锦先生的盛誉——他的摄影技艺精湛，为人更是谦和可亲。

龚锦先生业余从事摄影创作近三十年，作品屡登《国家地理》等美国主流杂志，并多次获得国际摄影奖项，彰显其深厚艺术功底与独特审美视角。他长期服务侨社，谦逊热心，备受华府侨界推崇。龚锦先生现任大华府同乡会联合会名誉会长。正如廖伟所言，与龚锦共事，总令人对他的人品愈加敬佩。

笔者此次有幸参与讲座筹备，与龚锦先生有更多交流，他对讲稿精益求精的态度给我印象尤深，也得以结识其夫人肖丽女士。龚、肖两人相濡以沫，温和睿智，实为令人钦佩的贤伉俪。

(图：晓榕，晓京；文：何华)

龚锦伊朗之行部分摄影作品分享



恰高·占比尔——建于公元前1250年的埃兰王国。被认为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金字塔形神庙标本，也是伊朗第一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人类遗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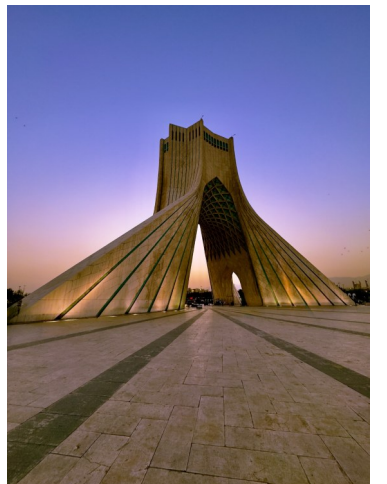
伊玛目阿里清真寺(Masjed-e-Shah Mosque)



《凝视》——拍摄于伊朗舒什(Shush, Iran)的餐馆。



星谷-格什姆岛(Qeshm Island)



阿扎迪塔(自由塔)